

陈德文编选

选 | 散 | 日
文 | 文 | 本

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日 本 散 文 选

陈德文 编选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875 插页 2 字数 200,000
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4,200 册

书号：10100·796 定价：1.55 元

责任编辑 竺祖慈

编 选 前 言

日本古代，“散文”这个词儿是针对诗词歌赋等韵文而言的，其范围相当广阔。日语中的“随笔”是同诗歌、物语、戏曲相匹敌的，大致相当于我国现在狭义散文的概念。“随笔”一词本是从汉语移植过去的，此外，日本人还借用了英语essay的说法，这两者的意義范围基本相似。日本的散文文学丰富多彩，包括随笔、日记、游记、随想、报告、记录、讲演等多种样式。随笔文学是散文文学发展的主导，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回溯一下随笔文学的历史，也就可以了解日本散文文学发展的脉络。

日本文学史一般把公元十世纪末叶出现的《枕草子》一书，看作古代随笔文学的鼻祖。这本书的作者清少纳言和反映王朝贵族生活的著名小说《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都是同时代的杰出的女作家。《枕草子》是清少纳言在宫中供职时写的，这部作品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根据亲身阅历，运用“列举务尽”的笔法，表达自己对自然现象与人情世态的独特感受；借助日记体裁对宫中见闻作如实的记述；对自然与人生抒发慨叹与断想。最后一部分的内容最能体现随笔文学的特点。清少纳言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和准确把握事物的本领，运用细腻传神的笔触，精心地绘制了

平安朝宫廷生活的绮丽画卷，在描写自然、塑造人物、传达感情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清少纳言不象《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那样，通过“内省”发掘自己的内心世界，描画人生的进程，而是使自己的思想感情跳出本阶级黯淡生活的藩篱，努力捕捉事物刹那间的美，以精确、简洁的笔致，描绘出人情世相的各种复杂而微妙的情趣。

进入中世以后，随笔作家逐渐增多，出现了鸭长明的《方丈记》和吉田兼好的《徒然草》。这两个作家都多少受到了《枕草子》的影响。这个时期的随笔文学更带有散文化的特征。运笔愈趋优游，行文更加自然。《方丈记》是作者鸭长明隐逸日野外山，回忆人生，叙述自己境遇的作品。作者描写闲居山野的安适与快乐，和以往都市生活的烦恼相映衬，正表现了当时陷入绝境的下层贵族人士的失意与落寞的心情。

《徒然草》的成书较之《方丈记》晚一个世纪，大约于公元1331年左右问世，同《枕草子》一起被誉为日本随笔文学的双璧。作者吉田兼好，也是一个饱尝下层贵族的凄苦生涯的出家遁世之人。他和鸭长明走的是同一条道路，本来是当时第一流的和歌作家，以后改用随笔这种文学形式寄托自己的理想，表达对现实的看法。兼好在《徒然草》中，一方面流露了他对一去不复返的贵族社会的思慕之情；另一方面又承认变动无常的“流转之相”才是世界的本质，一切生老病死都是不可避免的“变化之理”。他认为人生本来是欢乐的，只是人们一味追逐名利，事事得不到满足，才招来无尽的烦恼。兼好这种洒脱而达观的人生哲学，并非来自他对历史规律的切实的把握，而是来自一个“脱俗遁世”之人对于“人终不免一死”这一无常观的虚幻的认识。《徒然草》对自然和人世竭尽批判和玩味之能事，但同时又带有悲凉的自我讽喻的笔调。这部书

开头有一段名言：“于百无聊赖之中，整日向着笔砚，将时时浮现于胸中之闲事，漫然写下，亦复自觉可笑也。”这几句话真实地道出了兼好写作《徒然草》时枯淡、寂寥的情绪，也同时体现了这部作品独有的风格。

以明治时代为起始的近代随笔文学，虽然蹈袭《徒然草》等古典作品漫然为之、信笔所致的写作传统，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学的发展，必然产生一些为旧式随笔所无法比拟的崭新的内容。其中资产阶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个性解放，在近代随笔文学中有着强烈的反映。这种思想在成岛柳北的《柳桥新志》(第二编)中初见端倪。柳北模仿江户随笔的形式，采取滑稽、戏谑的笔法，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滥用金钱和权力的新兴统治阶级，无情地揭露了新时代的浮夸和矫饰，对明治时期的知识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成为夏目漱石等人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先声。

明治初年，以福泽谕吉、西周、中江兆民等人为代表的启蒙思潮的倡导者，他们的思想倾向虽然各有不同，他们的著述也很难看作是随笔文学，但这些人有关科学和艺术的启蒙文章，进一步开拓了近代随笔的题材，充实了随笔文学的知识内容，出现了所谓“科学随笔”和“哲学随笔”。二十世纪初，日本文坛受西方essay的影响，产生了德富苏峰的《静思余录》等作品。许多作者从屠格涅夫、爱默生^①、华滋华斯的著作中得到启示，使近代随笔中的自然景象从陈腐的美学观点中解放出来，获得了新的生命。例如北村透谷的《回忆游富士山》一文，虽然仍保有戏谑文学的意味，但该作品中对自然的描写已经迥然有别于旧有的游记和回忆录。作

^① 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美国散文家、诗人、先验主义作家的代表，著有《自然论》、《代表人物论》等。

者将自然景象和自己的心境变化紧密联系起来，从物我交流中去感受自然之美。德富芦花的《自然与人生》，更是描写自然和抒发感情两相结合的典范之作。作者视大自然为知己，向它倾诉着一腔热情，运用简短的结构和优美的语言，描绘了一幅幅鲜明的图画，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乐章，真正达到了物我相生、情景交融之境地。这个时期还出现其他一大批作家，他们有岛崎藤村、国木田独步、高山樗牛、落合直文、大和田建树、大町桂月、盐井雨江、武岛羽衣、正冈子规等人。岛崎藤村的《千曲川风情》，国木田独步的《武藏野》，都是描写自然的杰作。藤村的《寄自新片町》以及大量的游记、随想，漱石的《想起的往事》等作品，都带有明显的探索人生的色彩。雨江、桂月、羽衣等人提倡的“美文”随笔，也极盛一时。这些文章充满了作者的主观感情和理想追求，洋溢着青春的活力，但又不免流露出感伤和咏叹的调子。

大正时期的随笔文学，继承了明治末期重视探索人生的倾向。在这一时期，岛崎藤村连续发表了《寄自新片町·后编》等七部随笔集，在文坛上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位。此外，“白桦派”和漱石门下的“教养派”作家也创作了大量风格各异的随笔文学作品。

大正末期的随笔，探索人生的色彩逐渐淡化，文学随笔和科学随笔代之而起。物理学家寺田寅彦的随笔作品，以新颖的联想和诗一般的情致引人注目。1923年，大型综合杂志《文艺春秋》和《随笔》杂志创刊，前者连续登载了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的佳作《侏儒的话》。出版界出版了《思想小品丛书》(新潮社)、《随笔丛书》(改造社)，进一步确立了随笔作为文学艺术中一个类别的地位。

昭和时代，随笔创作愈趋繁荣，名家辈出。一方面，谷崎润一郎、内田百闲、佐藤春夫、芥川龙之介、岛崎藤村、德田秋声、萩原朔太郎、菊池宽、久米正雄等文学家的随笔集相继问世；另

一方面，绝少涉及社会问题的科学随笔也更加发达起来，而且题材分工精细，出现了所谓“星星随笔家”野尻抱影，“山岭随笔家”田部重治、冠松二郎、深田久弥，“垂钓随笔家”佐藤垢石等。1936年，森田玉发表《木绵随笔》，获得社会好评。战后，随笔创作出现了讽刺时世的潮流，同时色情作品也侵入了这一文学领域。倡导日本走向民主的笠信太郎受到读者的欢迎；同时，一些久居海外的新闻记者所撰写的游记作品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再者，外国文学研究家辰野隆、渡边一夫、中野好夫，日本文学研究家高木市之助、盐田良平、吉田精一的随笔作品也博得了读者的好评。因此，可以这样说，在战后的日本，没有不写随笔的作家。在这支壮大的文学队伍中，不仅有内田百闲、幸田文、小堀杏奴、萩原叶子等专业随笔家，还包括政治家、实业家、学者、艺术家等社会各方面人士。随笔文学已经完全适应了现代日本人的社会生活方式，成为整个日本民族文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当代一批活跃在文坛上的中青年作家也大多是写随笔的能手。《文艺春秋》、《群像》、《昴星》等文艺杂志，每期都开辟随笔、小品专栏，亦不乏珠玉之作。可以预料，日本散文随笔文学今后将会取得更大的发展。

二

日本散文文学反映了日本民族对生活的态度，揭示了人们同大自然的关系，体现了日本民族的美学气质。

日本散文同现实社会有着紧密的联系，大凡精美之作，总是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刻印着时代的投影，渗透着作者的感情。历史上的王朝兴衰，天地异变，人世浮沉，日月消长，四季轮回，花木荣枯……或大或小，或古或今，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在散文

中得到了反映。在日本散文家的头脑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似乎没有不可摄入自己创作视野的东西。他们是极其坦白的，常常敢于暴露自己的隐秘，从他们的作品里可以窥见一颗赤诚的童心。“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①从入厕有感到求恋失意，只要可以借题发挥，有助于表达自己的见解，他们都能信手拈来，融入文章。

日本散文是美丽的大自然的艺术再现。散文文学中描写自然之美，畅叙作者情怀的名文佳篇，不胜枚举。单以现当代散文为例，就有岛崎藤村的《千曲川风情》、国木田独步的《武藏野》、德富芦花的《自然与人生》、东山魁夷的《和风景的对话》等。这些以自然为对象的散文，其思想内容是附丽于景物的细致描写之中，而不是外贴于景物之外的。有些文章则很难看出作者有什么寄托，通篇一味都是写景的文字，象风景画，象轻音乐，给读者留下不绝的余韵。

日本散文在结构上似乎没有什么定规，许多作者都是漫然道来，随意倾吐，不太讲究章法。也没有我们所常说的“形散神不散”一类的程式性准则。许多作品读起来恬静，疏散，舒缓自如。可以说，日本散文真正体现了一个“散”字的妙用。

三

近几年来，我国外国文学的介绍和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遗憾的是外国散文这块园地似乎比较冷清些。就日本文学方面而论，散文的翻译出版远远落后于小说、电影、电视、戏

^① 李贽《童心说》。参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中册第333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剧，甚至不如诗歌。国内许多文学界人士一再呼吁多介绍一些外国散文，这确实代表着广大读者的迫切愿望。本书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版的。

《日本散文选》收入古今各个时期五十位作者的五十五篇文章，题材广泛，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包括散文、随笔、游记、日记、讲演、书信、随感、小品等。有抒情，有记事，有咏物，有怀旧。或绚丽典雅，或清约简明，或古朴深沉，或冲淡平和。

本书收录的文章一般都是在散文创作上取得较高成就的知名作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散文文学发展的概貌。从译者的阵容来看，既有老一辈翻译家和学者，也有在日本文学译介工作中卓有成就的中年教师和近两年脱颖而出的青年新秀。从译者方面来讲，或许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目前国内日本文学翻译工作的水平。

本书一方面力求对各个作家各个流派的作品尽量兼收并蓄，使这个选本更全面些；另一方面又注意突出重点，避免重复。因此，除了一小部分已经发表的旧译之外，大部分文章都是各地译者应约的新作。此外，有些作家或作品虽属重要，但考虑到已经或将要出版专集，本书就不再收入。个别作家因资料所限，只好暂告阙如。

编选《日本散文选》是初次尝试，宛如深山探宝，大海采珠，实难免顾此失彼，挂一漏万。加之编选者水平所限，可能会有许多谬误和不当，诸如所选篇目不惬人意，所作点评语不中的。权且把这个极不成熟的选本，当作引玉之砖，以唤起文学界对外国散文的重视，多多翻译出版外国散文的优秀之作，丰富国内读者的精神生活，从而促进我国散文创作更好地发展。

本书在编选过程中，获得了各方面的大力支持。许多前辈和同行在百忙之中赶译文章，提供稿源，查找资料，并来信提出许多宝贵的建议。江苏人民出版社《译林》编辑部也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在《日本散文选》出版之际，谨向为本书付出辛勤劳动的全体同志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陈德文

1984年春于南京秦淮河畔



目 录

| | |
|-----------|-----------------|
| 编选前言 | 陈德文(1) |
| 《枕草子》两篇 | 清少纳言作 卞立强译(1) |
| 四季的美 | |
| 说鸟 | |
| 《方丈记》两篇 | 鸣长明作 吕永清译(6) |
| 养和的饥荒 | |
| 元历的大地震 | |
| 《徒然草》两篇 | 吉田兼好作 刘振瀛译(11) |
| 某人学射箭 | |
| 仁和寺的一个和尚 | |
| 《奥州小道》两篇 | 松尾芭蕉作 乐 水译(14) |
| 松岛 | |
| 平泉 | |
| 失去的稿件 | 森鸥外作 谭晶华译(17) |
| 子规的画 | 夏目漱石作 林怀秋译(25) |
| 一夕观 | 北村透谷作 瞿 麦译(28) |
| 武藏野 | 国木田独步作 金 福译(31) |
| 《千曲川风情》两篇 | 島崎藤村作 陈德文译(55) |
| 落叶 | |
| 暖雨 | |

| | | |
|----------|--------|-----------|
| 追怀夏目漱石先生 | 寺田寅彦作 | 谭晶华译(59) |
| 断肠亭日记 | 永井荷风作 | 陈生保译(70) |
| 小品四题 | 志贺直哉作 | 楼适夷译(75) |
| 山中小屋 | 野上弥生子作 | 曾丽卿译(87) |
| 旷野 | 石川啄木作 | 柴明俊译(91) |
| 鹤 | 江口涣作 | 陈书玉译(96) |
| 南纪初夏 | 水原秋櫻子作 | 李芒译(102) |
| 大川河的水 | 芥川龙之介作 | 仰文渊译(106) |
| 奇妙的洪水 | 壶井繁治作 | 卞立强译(113) |
| 鲤鱼 | 井伏鱒二作 | 柯毅文译(117) |
| 我在美丽的日本 | 川端康成作 | 唐月梅译(123) |
| 花的精灵 | 上林晓作 | 龚志明译(139) |
| 信 | 小林多喜二作 | 刘光宇译(145) |
| 随感 | 佐多稻子作 | 文洁若译(149) |
| 净琉璃寺之春 | 堀辰雄作 | 陈生保译(152) |
| 盲圣人 | 龟井胜一郎作 | 李芒译(160) |
| 小豆岛文学漫记 | 藤枝静男作 | 叶渭渠译(164) |
| 丝绸之路 | 井上靖作 | 朱海庆译(169) |
| 一片树叶 | 东山魁夷作 | 陈德文译(171) |
| 晚年的父亲森鸥外 | 小堀杏奴作 | 瞬萌译(175) |
| 山梨花 | 檀一雄作 | 陈德文译(193) |
| 印度的诗人和酒 | 野间宏作 | 许金林译(196) |
| 飞天 | 福永武彦作 | 朱金和译(199) |
| 茶花之乡 | 堀文子作 | 何平华译(203) |
| 母亲架设的桥 | 水上勉作 | 谢宜鹏译(207) |
| 米洛的维纳斯 | 清冈卓行作 | 莫邦富译(212) |

| | | |
|------------|--------|-----------|
| 狗 | 丰田正子作 | 卞立强译(216) |
| 爱国心 | 三浦綾子作 | 文洁若译(218) |
| 生活的投影 | 司马辽太郎作 | 迟军译(223) |
| 凌霄花 | 团伊政磨作 | 张云方译(226) |
| 飞鸟的秋天 | 永井路子作 | 梁传宝译(230) |
| 漫步北京 | 城山三郎作 | 郭来舜译(235) |
| 冰海行 | 北杜夫作 | 朱美珍译(238) |
| 中国的山河 | 竹西寛子作 | 刘德润译(245) |
| 一朵鲜花 | 林京子作 | 宿羊译(248) |
| 红艳艳的西红柿的味道 | 有吉佐和子作 | 文洁若译(250) |
| 母亲的消息 | 三浦哲郎作 | 李丹明译(253) |
| 在洋槐花下 | 五木寛之作 | 谷学谦译(259) |
| 杂木林春秋 | 坂上弘作 | 宿羊译(264) |
| 大地 | 宫本辉作 | 乔柳译(266) |
| 忆中上健次 | 高桥三千纲作 | 揭侠译(268) |

《枕草子》两篇

清少纳言

四季的美

春天最美是黎明。东方一点儿一点儿泛着鱼肚色的天空，染上微微的红晕，飘着红紫红紫的彩云。

夏天最美是夜晚。明亮的月夜固然美，漆黑漆黑的暗夜，也有无数的萤火虫儿翩翩飞舞。即使是蒙蒙细雨的夜晚，也有一只两只萤火虫儿，闪着朦胧的微光在飞行，这情景着实迷人。

秋天最美是黄昏。夕阳映照西山时，感人的是点点归鸦，急急匆匆地朝窠里飞去。成群结队的大雁儿，在高空中比翼联飞，更是叫人感动。夕阳西沉，夜幕降临，那风声、虫鸣听起来也叫人心旷神怡。

冬天最美是早晨。落雪的早晨当然美，就是在遍地铺满白霜的早晨，在无雪无霜的凛冽的清晨，也要生起熊熊的炭火。手捧着暖和和的火盆穿过廊下时，那心情儿和这寒冷的冬晨多么谐和啊！只是到了中午，寒气渐退，火盆里的火炭儿，大多变成了一堆白灰，这未免令人有点扫兴儿。

说 鸟

说起鸟儿，还是鹦鹉最惹人喜爱。它虽是外国的鸟儿，但听说它能跟着人们学舌儿。我喜欢杜鹃，也喜欢秧鸡、鹟鸟、赤味鸥、黄雀和乌鸫。

据说山雀儿最重情谊。它思念友人，对镜自照，把镜中的影儿当作友人，聊以自慰。它童心纯朴，情窦未开，虽是雌雄，形如夫妇，夜间却隔着山谷眠宿，真叫人可怜可爱。

丹鹤形躯高大，鸣声直达云霄，真是罕见的了不起的鸟儿。此外我还喜欢红头的山麻雀、雄桑鷩和巧妇鸟。

鸳鸯的模样儿丑陋，眼神儿也难看。可是，有趣的是，诗中说它在“万木林中争独宿”。水鸟中的鸳鸯最叫人喜爱。雌雄鸳鸯相怜相爱，据说它们能互相拂落积在它们羽毛上的霜雪。白颈鶲的叫声也很悦耳。

黄莺儿在汉文诗中被当作美的化身来描写。它的啼声、它的模样儿都是那样的高雅，那样的优美。遗憾的是它却不在宫中啼叫。过去有人说黄莺儿不在宫中啼叫，我还以为未必是这样。可是，我在宫中度过大约十年的时光，尽管宫中既有翠竹，也有红梅，应当是黄莺儿喜欢栖息的地方，但是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在这十年期间，我在宫中一次也没有听到过黄莺儿的啼声。可是，一走出宫外，即使在平民人家很普通的梅树上，也可听到黄莺儿在婉转娇啼。

黄莺儿在夜间从不啼叫。看来是个爱睡觉儿的鸟。不过，这也许是它的习性儿，那也叫人无可奈何。到了夏秋之末，黄莺儿的啼声显得苍老。遗憾的是一些没有教养的人竟说它的嗓子叫虫蛀了，给它起了个绰号叫“虫蛀”。我觉得这种鸟儿似乎过于爱惜

自己的生命。当然，如果它是象麻雀儿那样一年四季常见的鸟儿，我恐怕就不会产生这种责备的情绪；正因为它春天才啼啭的鸟儿，才使我产生了这样的心情。和歌中写道：“从新年的清晨，我就等待着黄莺儿的啼声。”汉诗文中也同样把它写得很美。如果只把它当作是春天才啼叫的鸟儿，那确实十分风雅。就拿人来说，如果一个人是个很不象样儿的人，变成人们不屑一谈的人，那还有谁去批评他呢。再比如老鹰或乌鸦这些普通的鸟儿，世上恐怕就没有人特别去注意它们，对它们做什么评价。正因为黄莺儿是美丽的鸟儿，所以才产生了美中不足的感觉。

有一次，我去观看宫廷参拜神社回来的仪式，当我在云林院、知足院前停下车子时，只听那杜鹃儿好象禁耐不住似的啼叫起来。它这一啼叫，黄莺儿也跟着啼叫起来。在高高的树枝上，杜鹃儿与黄莺儿齐声啼鸣，那声音实在悦耳动听。

杜鹃是一种优美动人的鸟儿，简直不知道怎么赞美它才好。一到初夏，它就得意地啼叫起来。在水晶花或花柑桔的树丛中，它那忽隐忽现的身姿，显得无比优雅。

每当梅雨季节，我在短夜中醒来，渴望着能比别人更早地听到杜鹃初啼的声音。在深夜中听到它那优美动人的啼声，不由得不叫人产生一种说不出的缠绵心灵的感情。一到六月，就再也听不到它的啼声。它那临别的啼声，美得叫人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夜间啼叫的声音都十分优美动听，唯有婴儿的哭声不是这样。

(卞立强译)

清少纳言，生卒年不详，大致活动于公元1000年前后，她和《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都是日本平安时代杰出的女文学家。清少纳言出身于社会地位低微的贵族家庭，父亲清原元辅是著名歌人。她年轻时结婚，生一子，后离婚。公元991年左右，她入宫做了皇后定子的女官。清少纳言聪颖而富有才智，精通和汉文学，为定子所钟爱。长保二年（1000），定子卒，她亦随之结束了宫中生活。后再婚，晚年的生活未必如意。除《枕草子》外，另有《清少纳言集》传世。

《枕草子》是日本最早的一部散文随笔集，凡三卷，约三百段，成书于平安时代十世纪至十一世纪摄关政治的全盛时期。在这部书中，作者凭借敏锐的洞察力，运用“列举务尽”的笔法，细腻而生动地描摹了身边的所见所感、自然界的千变万化、宫中的社交往来、人世的悲喜烦愁，创造了贵族社会里那种所谓高雅、娴静的美的境界。作者在援情体物、独抒性灵方面，发挥了非凡的创造性，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枕草子》不愧是平安文学中一部永放异彩的杰作。

《四季的美》是此书开头一段，作者运用散文诗的手法，描写四季不同的特征，在时间的推移和色彩的变幻中，撷取一两个典型事物，传达出刹那间微妙的感触，启迪人们从四时变化所引起的幻象中，去细细品味人生的真趣。文字简洁精当，诗意醇厚。

花鸟虫鱼是文学艺术中常见的题材，《诗经》中“伐木丁丁，鸟鸣嘤嘤”的诗句，令人想起鸟类同文学的恒久的渊源关系。《说鸟》一篇先用简括的文字写出各种鸟儿的特征，爱怜之情，溢于言表。然后重点描绘黄莺和杜鹃的生活习性，曲折地吐露了作者对自然界的向往和对官禁生活的倦怠。笔意委婉，感情真挚，从容道来，